

明清佳作丛刊

奇书

禅真后史



人民中国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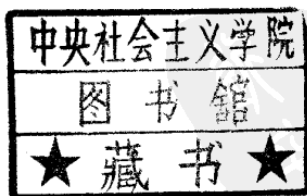
1242.4
83
明清佳作丛刊



200190827

禅真后史

人民中国出版社



28-4757

(京)新登字 133 号

责任编辑:韩勃

责任校对:刘铭生

封面设计:众成

明清佳作丛刊

禅真后史

原著:方汝浩

点校:邵特昂

※

人民中国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车公庄大街3号)

TEL:8324866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201工厂印刷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32开 13.25印张 320千字

1993年5月第1版 1993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065-412-5/G·157

定价:压膜装 11.90元 精装17.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数字图书馆
PDG

出版说明

世态人情小说《金瓶梅》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典小说进入真正意义的近代小说范畴。清中叶《红楼梦》的面世，昭告中国古典小说顶峰的到来。从清乾、嘉延绵至咸及至同、光，为数众多的作家作品，充分显示了古典小说——世态人情小说的辉煌与繁荣。

从小说发展的角度来看，明清世态人情小说承续了唐人传奇和宋元话本的优良传统，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貌：

鲜明浓郁、贯穿始终的批判现实的态度是这类小说的重要特征。封建社会晚期，其自身矛盾的不可调和性，带来了种种弊端与腐朽；偃蹇坎坷、失意惆怅的文人作者，借小说渲泄胸中怨怒，不约而同地形成这一时期小说大胆暴露、深刻批判的特色。

于是，作品高度的真实感就成为作者的共同追求。题材也不局限于历史故事、英雄传奇，而是径直向现实生活贴近，直接或间接地反映着时代的社会生活。由此也带来人物形象的塑造与描写的性格化与个性化，具体生活场景的描述在这里亦显得更普遍，更有代表性。

从小说的形式看，故事主题的多侧面性和情节的网络交叉，使中国小说章回结构多层面、多方位表现社会生活的优势，得到了充分的发挥。而作品反映出的雅俗相互渗透的审美趣味与雅驯、规范的叙述语言及人物语言，意味着唐人传奇的典雅工丽与宋元话本的通俗自然在广学博识的明清文人手中融汇贯通，形成朴实而不乏诗意，通俗而不失雅驯的美学风格。因此，明清世态

DM 56/2807

人情小说的存在，成为从宋元白话小说到清代文人经典之作之间的必要过渡。

但是，在目前通行的几种文学史与小说史中，关于明清世态人情小说，常常仅介绍《金瓶梅》、《红楼梦》等寥寥数部，给人造成的印象是此阶段的此类小说基本上是空白或无足称道，即使偶有几部作品被提及，也旨在说明小说发展过程中有若干虚点。但事实上从《金瓶梅》到《红楼梦》，其中世态人情小说的演进，正是《红楼梦》登上艺术顶峰的必要铺垫。这种“顶峰”不仅是指文学的艺术的语言结构的由简到繁、由浅入深，也包含有中国小说观念，美学意境的嬗替与演变。

由于对上述作品价值的误断，建国以来对此类小说的出版与整理始终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更没有将其放在明清小说的特定区域内予以评价和确认。正是基于这种现状，我们在编辑这套丛书时，选择了能代表这个时期各种不同类型、不同风格的十部小说，以期能够体现世态人情小说的真实面貌、发展脉络和创作实绩，并且希望能够为研究者提供某种参照——明清文人及社会的价值判断、文化取向与审美意境。

至于这套丛书中涉及的字数不多的部分性描写文字，在此次整理时我们未予删除，主要基于以下几方面考虑：

从结构上看，这部分文字是原书本身存在的，并未游离于情节之外，有些甚至强化了对书中人物及现实的反映。

从内容和认识意义上看，这部分文字非常客观地表现出明末清初文人及整个社会对人性人欲、好货好色等观念的重新认识，体现出文人开始有了某种自身本真生命的客观观照。但书中十分醒目的“劝戒”、“讽谕”等等说教，又显示出整个文化氛围中道德对于“人情人欲”的限制与界定。文人观念中根深蒂固的“理”与“道”，使他们在笔下既表现出对人的生命欲望的惊叹与激赏，同

时又强行将它纳入既定的“道统”轨道。因此，这一时期小说的“性描写”，既没有《金瓶梅》的直率坦荡，往往显得十分虚伪与矫情。但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这种描写本身也传达出文人某种游戏人生的生命态度。书中夸张的渲染“性”的感官愉悦，单一表现“男性体验中心”，事实上都十分真实地再现了“性”与“欲”在中国文化导向上的无感性状态，和“人”（无论男女）的无感性意识。因此它们也就十分真实地表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心理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鉴于上述种种原因，我们有理由相信，这套书一定会给小说研究与文化研究者提供必要的参考与帮助。

禅真后史序

糜公有言：“佛为朝廷养济院，有功于国”，则亦取其真；实际非必捐妻肉之累，饭藜茹藿，膜拜燃香，吟梵喝偈，作净土津梁。乃俗子扬其波，儒流亦且导其澜，析悟门于贝叶琅函，不复问拯世义民实事。翻阅参求间，一腔热心已消矣！暨出，寡建竖，投老林壑，又拾《传灯》余烬，与二三黄面髡相诘难，依皈拱卫，胥老稚投礼空王。噫！真在是乎？不知大根气人何尝不从仙释中毂转，何尝不向仙释中归根！其间一段真功行，良善可庇，痠癢可起，奸逆可锄，魑魅可扫；慈悲肝胆、侠烈心肠具备，不尽惨然眉低，断努目态也。则煦煦谈矜恤者伪，而柔刚互运者真；拘拘明心性者伪，而晦蒙不蚀者真；汲汲事焚修者伪，而践履沉实者真。即如薛仙，身膺天策，已入圣而脱凡，犹必再试之时艰以补昔日罅漏，可识真之旨矣！然不指迷真之幻影，世且认贼作子，来金吾、党氏俱可身上金台；不指寻真之竟究，世且丧志望洋，秋侠士、耿郎胡得立地成佛？揉叛盗于忠良，祛奸慝于禁近，《后史》皆所以补《逸史》未备，所为继之而起也。若夫清溪道人试提醒于前茅，已作南车之指；猛钳锤于后劲，允为暗室之灯。衷以屡注而逾热，识以久历而逾沉，奇以弥触而弥吐。禹鼎不足铭其怪，溟海不足方其灏，时花不足斗其艳，朝霞不足侔其鲜！人各具眼，应尽悸目拚舌相惊赏，毋饶不佞笔舌也。

时崇祯己巳兰盆日，翠娱阁主人题。

禅真后史源流

真土真铅真汞，元神元气元精。三元合一药方成，个是全真上品。动静虚灵不昧，混全实道圆明。形神俱妙乐无生，直谒虚皇绝境。

这一首词名《西江月》，乃一隐士与潘炼师讲道作此赠之。大率修炼之术，离不的这个圈子。又闻《广成子真语》云：“有阴德者径补仙官。”故知修真成道者，不独在乎导引、胎息、烹鼎、吐纳之功，全重那一点灵台的良善，积德累仁，以成至道。就如那《禅真逸史》所记，一释三真都归正果，林澹然在渤海王高欢麾下为将时，长刀大戟，杀人如麻，似与如来戒杀之训相悖，及后猛省回头，披缁削发，虽逃梁复魏，不免许多魔障，而内心不损，外行不回，终证菩提上果；门下如杜伏威、薛举、张善相三贤，除奸剔蠹，济世利民，年逾耳顺，弃位苦修，俱相继霞举。此亦一念真心，发为功行，极圆极满，乃能如是也。后来，唐高祖武德年间，敕赠林澹然为“通玄护法仁明灵圣大禅师”，赠杜伏威为“正一静教诚德普化真人”，赠薛举为“正一五显仁德普利真人”，赠张善相为“正一咸宁淳德普济真人”；则修于寂者彰于显，自是本根上一脉精光不可磨灭。前史已悉大意，而今复辑《后史》一书，与前史源流相接，不过是“禅真”二字。谨按：唐太宗贞观二十三年，饥馑流离，盗贼蜂起。太宗皇帝听了李太史之言，令叶法师发檄祈请，极其诚恳，遂有真人降生阳世，征番灭寇，拯溺扶危，逐鬼荡魔，利民济物，只在三十年之间，做成了许多因果。只为着这个真人下界，提挈了几个道友同上天堂，又引出无数希奇古怪的事来。正是：

欲修紫府清虚教，还本儒宗礼义心。

目 录

禅真后史序

禅真后史源流

第 一 回	耿寡妇为子延师	瞿先生守身矢志	1
第 二 回	醉后兔儿追旧债	夜深碩士受飞灾	7
第 三 回	二真仙奇遇传方	裘五福巧言构衅	14
第 四 回	听谗言泼皮兴大讼	遇知己老穆诉衷情	20
第 五 回	裘教唆硬证报仇	陆夫人酬恩反目	27
第 六 回	商天理肆恶辱明医	秋杰士奋威诛剧贼	34
第 七 回	窥珠玉诸凶谋害	观梅雪二友和诗	41
第 八 回	舞大刀秋侨演武	拜花烛耿宪成亲	48
第 九 回	恋美色书生错配	贪厚赠老姬求婚	55
第 十 回	庆生辰妯娌分颜	愆闲气大家得病	62
第 十 一 回	全孝义郁氏善言	看风水葛驩诡计	69
第 十 二 回	写议单败子卖坟山	假借宿秃囚探消息	76
第 十 三 回	华如刚藏机破法	龚敬南看鹄消闲	83
第 十 四 回	凌老道华秃死奸	葬师母耿郎送地	90
第 十 五 回	跃金鲤孝子葬亲	筑高坛真人发檄	97
第 十 六 回	叶炼师回神复旨	张氏女妒孕生情	103
第 十 七 回	问肚仙半夜有余	荐医士一字不识	110
第 十 八 回	全伯通巧处生情	郁院君梦中显圣	116
第 十 九 回	五彩落水全生定	媚姐思儿得受病	123
第 二 十 回	瞿廷柏母子重逢	刘廉访弟兄莅任	130

第二十一回	好施小惠恒招祸	急为偷生反丧躯	137
第二十二回	叛狱贼市口遭刑	烧香客庙前斗宝	143
第二十三回	恶公子见财起意	老閤黎直口诉冤	150
第二十四回	存公道猴蟹归原	正法度主仆受责	156
第二十五回	木马驿剑侠谈心	蒙山洞苗酋作乱	162
第二十六回	众百姓鼓勇逐蛇	三洞主改邪归正	169
第二十七回	刘仁轨激蛮攻蛮	骨查腊用计中计	175
第二十八回	墨顶朱冲波救主	哈一喃出猎兴兵	182
第二十九回	崆峒岭二贤叙旧	龙门府四将攻城	188
第三十回	爱良马番将献谋	挂数珠猢猻念佛	195
第三十一回	黄鼠数枚神马伏	奇童三矢异僧亡	202
第三十二回	刘经略执旗督阵	瞿司理上表辞官	209
第三十三回	瞿二郎吞符却病	党氏女刺绣见妖	216
第三十四回	蓝面鬼扑捉党翼儿	大将军锤击滑道士	222
第三十五回	瞿氏子放雷逐怪	车云甫挺斧劈邪	228
第三十六回	摄魂和尚诉真情	觅利黄冠谋放债	235
第三十七回	厚赠侍儿为妾媵	议芟权恶谒相知	242
第三十八回	印常侍利口饰非	许侍郎庇奸获罪	248
第三十九回	众冤魂夜舞显灵	三异物宵征降祸	254
第四十回	散符疗疫阴功大	掘鼠开疑识见多	261
第四十一回	白马寺怀义嫉贤	大峡山羊雷仗义	267
第四十二回	卞心泉赂贵救亲	羊大郎肆凶拒捕	273
第四十三回	三戒铭心权避迹	一餐大嚼定交情	279
第四十四回	喽罗赠宝救冤民	孔目收金宽狱犯	286
第四十五回	二寨主停杯审事	四冤犯遇赦远奔	292
第四十六回	侠士戮奸伸大义	簿司移衅诈平民	299
第四十七回	谈积弊防御明心	试神臂二雄纳款	306
第四十八回	告病还乡期避世	割襟为聘结良缘	313

第四十九回	收番礼金吾护法	慕阁黎王氏偷情	320
第五十回	为渡银河装蹶蹶	因方花貌受熬煎	327
第五十一回	劳夫人梦里簪花	来毓秀灶前说苦	333
第五十二回	小兰献主解重围	我惜贪欢婴内疾	340
第五十三回	田宝珠捱身入户	沈三妹借港行舟	347
第五十四回	嵇西化纵欲伤人	瞿道者登桥援难	352
第五十五回	戮奸僧立时正法	救蛊妇子夜擒魔	358
第五十六回	顾大郎为弟求医	颜氏女诉冤索命	366
第五十七回	程员外聆音择婿	张别驾设计倾贤	374
第五十八回	南明山玩景遇饥民	西屏岭焚祠驱孽鳄	382
第五十九回	赴井泉弃名避世	隐岩壑敛迹修真	390
第六十回	栖霞洞四道敌魔	毗离村七仙入圣	398
点校后记			409

第一回

耿寡妇为子延师 瞿先生守身矢志

诗曰：

清商萧飒汉江秋，红紫枝头色正柔。

坠叶逐流随月渡，残芳殢雨倩风揉。

莺簧漫拟鹧鸪调，蝶拍空传鸾凤俦。

不是须眉异巾幗，伦常堕地仗谁收？

话说隋末时，卢溪辰溪县毗离村里有一秀士，姓瞿名天民，字子良，生得长须秀目、白脸丰颐，举止从容，天然风度。幼丧父，家业甚窘，娶妻郁氏，苦守清贫，朝耕暮读，以养其母元氏。年过三十，未有子嗣。忽一日进城访友，谈及艰难一事。这友人姓刘名浣，与瞿天民幼同笔砚，最相契爱。当下留住吃了午饭，二人筹画资身之策，商议了半晌，无计可施。

瞿天民正欲作别起身，忽听门外有人声唤。刘浣道：“仁兄且慢坐，待弟看是甚人，然后送兄。”瞿天民依允，坐于轩内，在窗眼里张时，只见刘浣揭起竹帘，迎进一个人入来。那人头戴尺余高一顶尖角扁巾，身穿一领淡青粗布道袍，足穿高跟深面薄履，与刘浣揖罢，移过杌子并坐了附耳低言。说了一会，袖中取出一个柬贴递于刘浣。刘浣含笑接了，看罢，起身进轩内来称银子。瞿天民问是何故，刘浣摇手道：“少刻便知。”一径出客座里将银子送与那人。那人接了，千恩万谢，临出门时回头叮嘱道：“老哥，千万话勿得个，千万话勿得个！”刘浣点头应允。那人欢喜作别而去。

刘浣拍手笑将入来，瞿天民迎道：“那人却是兀谁？贤弟这等

好笑？”刘浣道：“仁兄不知，这人姓边名荐，插号叫做筵箕，原籍海州人氏，腹内颇通文墨。在外设帐十余年了，只为着一桩毛病，往往馆事不终，今日此兄却又做出这当儿来了。”瞿天民问：“那人有什么毛病？”刘浣道：“这筵箕倒是个有趣的朋友，酒量好，棋画也好，说科打诨更好，钱财也不甚计较。奈何酷好的是这一着，每每为此事打脱了主顾！目今在敝邻耿寡妇家处馆。这耿氏家道富足，且是贤德，丈夫耿鼎早亡，只生一子，将及十岁。馆谷有二十余金，款待甚是殷勤，朝暮酒肴茶饭的齐整自不必说。这小边看上了他家一个小厮，名叫锦簇——在馆中做伴读的。两个正在花园里行事，被他父亲撞见了，当面钱白了一顿，不容进馆。他如今在这里安身不稳，就欲起程回去，因无盘缠，将这张关约押第五钱银子，岂不是一场好笑？”瞿天民道：“那厮既是无耻，贤弟不该将银子借他。况这纸关券乃无用之物，要他何干？”刘浣道：“这银子专为仁兄而发，不然怎生轻自与他？这柬贴儿更是有用处。”瞿天民不解其意，细问其故。刘浣道：“仁兄诉说寥落无措，小弟踌躇难决。适间小边失馆，其中似有一个好机会，故此不惜小费收了关约，为兄一图，不识可乎？”瞿天民道：“深感贤弟盛雅。此馆得成，老母甘旨有望，煞强似耕种的清苦。只是一件，彼已长往，留此废约为质，惟恐无成，徒为画饼。”刘浣道：“边兄一时露丑，惶愧无地，故着忙要去，若迟延数日则愧心渐解，必夤缘求恳，捱身入户矣。故小弟收约贲银，使彼死心塌地而去，为兄图馆，一也；耿寡妇之父濮员外，与弟有一脉之亲，今日弟即亲去力荐，或者有几分成就之意。明日便见消息了！”瞿天民欢喜作谢，辞别而回。

当下刘浣径往濮家来，恰值员外在侧厅内与一少年围棋。两下相见礼毕，员外道：“久不相会，今日何事下顾？”刘浣道：“有一言求教，特此奉谒。”员外笑道：“足下请坐，待老朽完此残局请教何如？”刘浣道：“绝妙，晚辈正欲一观。”那少年道：“老伯已拜下风，不必终局。”员外道：“局上未分胜负，小子何得狂言？”两下互相笑谑。刘浣

候二人棋毕，即将荐馆与瞿天民之意细细说知。员外道：“舍甥小馆已有一位姓边的朋友在彼，难以斡旋。”刘浣又将小边逐出情由说了。员外笑道：“斯文中做此道儿的极多，何足为异？边先生既已辞馆，老朽就与小女说，择日奉请令友便是。但不知瞿君举止抱负何如，不要蹈老边的旧辙才好。”刘浣道：“敝友才识不凡，立身诚实，断不似旧师的景态。”那少年道：“凡人家请师长必须有才、有法、有守的方好。”濮员外道：“请问兄长何为才、法、守也？”少年道：“凡为师长的，饱学不腐，谓之真才；善教不套，谓之得法；诚实不伪，谓之有守。师长具此三德，子弟们方有教益。”刘浣道：“敝友瞿君三德未必俱备，然真诚质朴，教法亦精，断不误却令甥功课。”濮员外道：“尊驾之友，决非妄诞者。老朽力言，管取馆事立就。”刘浣欢喜自回。

次日，濮员外亲到耿家，见了女儿，备言刘浣荐馆之事，又说瞿先生恬静饱学，教法最精，兼且近便，不可错过。濮氏从了父亲之言，即写下关约着苍头送到刘家。刘浣自令人通知瞿天民，不必细说。此时正值四月初旬，这耿寡妇是个节俭的女人，预先送了两个请帖，趁着立夏节日，顺便排下筵席邀瞿先生进馆。濮员外、刘浣宾主三人，盘桓了一日。次日，依然令小厮锦簇伏侍小主耿宪读书。光阴荏苒，不觉又早月余。濮氏见儿子功课不缺，举止端详，与前大不相同，心下十分喜悦。家下人又言瞿先生温柔雅量，待人以礼，更兼善教不倦，甚堪敬重，故此濮氏管待倍加丰厚。

忽一日晚上，濮氏吃罢晚膳正欲脱衣寻睡，猛听得床头戛戛之声，急执灯看时，却是一对蚕蛾两尾相接在那里交媾，四翅扇扑，故此声响。濮氏疑道：“此物从何而来？”掀起枕席瞧看，见一个破损空纸包儿，问儿子时，答道：“早上在花园内撞得的，故包了放于枕下作耍。”濮氏“喂”了一声，将蚕蛾掷于床下，息灯睡了。闭眼一会，想起日前夫妻交合之时何等快乐！不期做了孀妇，五七年间不见那话儿的面，何等凄凉？反不如这蚕蛾儿两尾相连，十分受用。转辗思

量，睡不安枕；翻来复去，心绪如麻；长吁数声，披衣而起。此时天色曛热，纱窗半启，只见一轮月色透入罗帏。濮氏轻身下床，移步窗前，凭槛玩月，不觉欲火如焚，按捺不下。倚着围屏立了一回，奈何情兴勃然势不可遏。一霎时面赤舌干，腰酸足软，反觉立脚不住。急纵身环柱而走，如磨盘一般团团旋绕有百十个转身，愈加遍身焦热，心痒难禁。口咬衫襟，凝眸佇想，恨不得天上坠下一个男子来，耍乐一番。又想着家下有几个小厮年俱长成，已知人事，寻觅一个消遣也好，只是坏了主仆之体，倘若事露，丑脸何以见人？呆思一会，猛然间想起瞿师长青年美貌，笃实温雅，若谐片刻之欢，不枉人生一世。纵然做出事来，死而无怨！正是“色胆如天大”，只因睹物生情，拴不住心猿意马。当下侧耳听时，樵楼已打二鼓，回头看宪儿和侍女们皆已熟睡，忙移莲步悄悄地开了房门，轻声下楼，趑出银房，黑暗里被胡床绊了一跤，急跃起，转过轩子，趁着月光一步步捱出茶厅，早见是书房了。濮氏四顾寂然，伸出纤纤玉手向前敲门。

却说瞿天民正在睡梦中被剥啄之声惊醒，心下疑道：“更阑人静，何人至此？”急抬头问道：“是谁？”门外应道：“是我。”却是一个妇人声音，再问时，依旧应声“是我”。瞿天民惊诧道：“这声音分明是耿徒之母，夤夜至此，必有缘故！”原来濮氏与瞿生虽未亲面相见，然常出入中堂呼奴唤婢，这声音却是厮熟的。当下瞿天民口中不说，心下思量：“夜深时分嫠妇独自扣门，必有私意存焉。不开门虑生嗔怪，坐馆不稳；若启门，倘以淫污之事相加，如何摆脱？”正暗想间，敲门之声愈急，外厢轻轻道：“瞿相公作速开门，奴有一至紧事相恳，伏乞见纳！”瞿天民听了濮氏娇娇滴滴的声音不觉心动，暗算计道：“这是他来就我，非是我去求他，无伤天理，何害之有？不惟他妙年丽色，抑且财谷丰饶，私情一遂，余事可图。”即起身离床，正待启门，忽抬头见天光明亮，又猛省道：“啊呀！头顶是什么东西？咦，只因一念之差，险些儿堕了火坑矣！堂堂六尺之躯，顶天立地一个汉子，行此苟合之事，岂不自耻？此身一站，百行俱亏，快不宜如

此！”霎时念头端正，邪欲尽消，侧身而睡。又听得门外唧唧啾啾，推敲不已，瞿天民心生一计，哼哼地假作鼾声，睡着不理。濮氏低声叫唤，无人应保；又延捱了一会，不见动静，跌脚懊恨而回，径进房内。却好宪儿醒来声唤，濮氏抚息他依然睡了，此时更觉欲却难禁，频咽津唾，两颊赤热，小腹内那一股邪火直冲出泥丸宫来，足有千余丈高，怎么遏得他下？自古道妇人欲动而难静，耿寡妇被这魔头磨弄了半夜无门发泄，恨的他咬定牙根，双手搂抱一条黑漆厅柱，两足交叉而立，不住的叠了有百十余下。猛可里一阵爽快，遍身麻木，却似几桶冰水从心窝里浇将下来，直至小腹中卷了一回。豁刺地一声响，一块物件从牝门里脱将下来，就觉四手垂瘫，一身无主，忽然晕倒床边。半晌方苏，又不敢惊动侍儿，只得勉强撑起，把一床单布被将那脱下的物件取起，包裹了藏于僻处；又取草纸拭抹了楼板，撇在净桶里，才摸到床上，和衣睡倒，不觉沉沉睡去。直到次日辰牌时分方才醒来，觉得身子困倦，不能起床。一连将息了数日，渐得平复。心下感激瞿先生好处，不然已为失节之人了，还喜得隔门厮唤，未审何人，事在狐疑，幸不露丑；暗中自恨自悔。忽一日早上，见房内无人，将门闭上，取出那脱下的物件来看，原来是一团血块，内中裹着几条弯曲的肉丝两相凝结，颇觉腥秽之气。濮氏看了又看，心下暗忖道：“这一团血肉是妇人家色欲之根，若不天幸坠将下来，这祸孽何时断绝？”嗟叹了一会，将此物依旧包藏过了。自此以后，濮氏竟绝了经水，毫无情欲之念。后人看此，有偈为证：

空彼欲想，斩去骚根。

阿弥陀佛，救苦天尊。

再说瞿天民自那夜闭户不纳，坐到天晓，自想道：“惭愧呀，也做了一个鲁男子！但是妇人家水性，见我报而不理必生嗔怒，不知这馆事如何？大抵事有定数，只索由他。”当下自猜自疑。又早过了数日，依然仆役们伏侍殷勤，茶饭上更加酩酊，心下放宽了。不觉又是季夏，因见天气炎热，暂且歇馆回家，并不将这事对母亲、妻子说

知。在家过了月余，天色渐凉，仍然赴馆：一来师徒相得，二来情义优渥。

在耿家处馆三年，这耿宪经史渐通，十分文雅，当年初冬与一宦家结成亲事。不期岳翁写一帖子差家僮接女婿明春到衙门里读书，濮氏难于推辞，暂且应允。至散馆前一日，接父亲濮员外商议道：“如今新亲家请你外甥明年往他家下攻书，这事万分难却。但这瞿师长教宪儿何等用功！况且为人谦厚，在此三年，并无一言半语，怎好辞却？事在两难，如何区处？”这员外手拄拐杖，侧着头，不知答应甚话出来？且看下回分解。